

全本

风月楼

漱六山房

清



风月楼

(第四册)

清·漱六山房 著

青 島 出 版 社

第 141 回 恨天涯深闺挥别泪 折将离南浦送檀郎

且说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在一品香谈论，讲到那时事艰难之处，不觉触起了大家心事，不由得相对凄然。秋谷更觉得满腹辛酸，无人可诉；一腔抑塞，无泪可挥。吃了几杯闷酒，不由得就有了几分酒意，便辞了大家先走。回到公馆里头，陈文仙见了他闷闷得十分不乐，少不得深深款款的安慰一番。

从来有事即长，无事即短，光阴迅速，不觉又是春末夏初。农尾花残，酴醾香谢；几声啼鸟，催残金谷之春；一夜东风，落尽夭桃之色。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一班朋友，花朝月夜，选舞征歌，南陌看花，东门载酒，倒也并不寂寞。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不知不觉的一春已过，转瞬间到了四月，差不多将近端阳。秋谷忽然接着了一封天津来的电报，是一个直隶补道金云伯金观察打给他的，要请他立刻动身到天津去。秋谷接了这个电报，倒觉有些踌躇起来。

看官，你道这个金云伯金观察是个何等样人？平空的又为什么打个电报给章秋谷？又为了什么事情要请秋谷到天津去？原来，这位金云伯金观察的父亲和秋谷的祖老太爷是个连襟兄弟。金观察在十六七岁的时候，家计甚是艰难，同着兄弟金霞仲两个人都在章府读书。金观察到了十九岁上，同着兄弟金

霞仲捐了个北籍监生，去应顺天乡试。就在这一年上，兄弟同科，都中了举人。金观察和兄弟会试了几场不中，便两个人都就了大挑。金观察得了一个知县，金霞仲得了一个教官。金观察掣出签来，签了个山东的省份。到省不上两年，就补了沂水县。金观察做了两年沂水县，和山东巡抚张中丞甚是合式。上游器重，僚辈揄扬，岁年之间，就升了济南府知府。不想这个当儿，张中丞一病死了，后任巡抚夏中丞却和金观察不甚合式，借了个盗案，就把金观察参了一下。部议下来，降了一个同知。这一来，只把个金观察气了一个发昏，便赌气不肯做官，告假回去。刚刚那个时候，直隶津海关道陈宜甫和陈观察和金观察有些世谊，便把金观察请到天津去，在道署里头当个总文案。这位金观察丰采过人，衫裳倜傥，办起笔墨上的公事来，又是个惯家，那一枝笔来得十分熟溜。陈观察倒也十分敬重。在陈观察那里当了几年总文案，金观察又托陈观察把他荐到直隶总督章中堂幕府里头，也是当个文案。章中堂见了金观察丰神凝重，气慨安祥，知道这个人将来必成大器，便也十分器重起来。金观察趁着这个时候，就在同知上加捐了个候补道，指分直隶。在章中堂手内很当过几次要差，后来“拳匪”扰乱，联军进京，章中堂在两厅总督任上，派了议和全权大臣。便调了金观察一同进京，叫他当个随员。不料事机不巧，恰恰的章中堂一病身亡。金观察只得了一个军机处记名的保举，仍回本省候补。幸而新任直隶总督方安阁方制军和金观察本来是旧友，到任不到三个月，就把金观察委了个洋务局总办，又兼了个营务处。登时一个金观察声名大振起来。

金观察自从到了洋务局以后，觉得办起交涉来十分棘手，更兼这个当儿已是那班外国人刚刚交还天津的时候，不得不

略略的迁就他些。金观察虽然是个通才，也不免有些发付不下。洋务局里头虽然有几个会办提调，却都是些酒囊饭袋，只晓得吃饭拿钱，哪里会办什么交涉？偶然有件事情要和他们商量起来，便大家都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句话都回答不出，竟没有一个可以商议的。这位金观察和章秋谷虽然形迹稀疏，却素来知道章秋谷的为人。满腹经纶，一腔热血。有时金观察和章秋谷偶而相逢，大家议论起来，金观察二十四分的佩服，总说秋谷是个奇才，如今忽然之间，心上想起这个人来，把手一拍道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！何不打个电报去把他立刻请来？将来有了什么紧要的事情，大家也好有个商议。”想着，便立刻发了一个电报，要请秋谷立刻束装。

秋谷接了这个电报，心上委决不下。待要依着他的话儿立刻就去罢，上海书局里头的东西又没有个可以替代的人，待要回绝了不去罢，觉得自己和金观察是三代至亲，金观察和自己又是十分要好，若竟是毅然决然的不去，未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叫不过他的面情。当下秋谷拿着电报，以心问心的沉吟了一会。刚刚辛修甫走来，便把这个电报递给辛修甫：“你看看这个电报。这样的事情，叫我怎么样？”辛修甫接过来看了一眼，便问道：“你心上打算去不去？”秋谷皱眉道：“我一时自己也没有主意，不知你的意思怎么样？”修甫道：“你去不去，我虽然不能和你做主，但是这个书局里头的东西忙碌得很，你一时走了，叫哪一个人和你代庖？”秋谷听了，低头一想，觉得果然不错。自己的事情，别人是代劳不来的。便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只好不去的了。明天打个电报去回他就是了。”辛修甫听了大喜，连忙点头道是。立逼着秋谷起了个电报的稿子，只说自己上海有事，不得分身。

谁知这个电报发去之后，一连又接了金观察两封电报，再三劝驾，一定要请他去。那电报里头说得十分恳切。秋谷连接两封电报，觉得实在却不过面情，只得把这件事情告知了太夫人，请太夫人的主意。太夫人便道：“我们和金观察是三代的至亲，如今既是他一定要来请你，你也不得不去上一趟。这里书局的事情，只要请个人和你代理就是了。”秋谷听了太夫人的话儿，心上便定了主意。和辛修甫说明白了，请王小屏暂时代理书局里头的东西。虽然勉强些儿，却也还可以将就得过。修甫心上虽然很不愿意却也知道秋谷的苦衷。这趟行役，原是秋谷不愿意的，只为着迫于情面，无可如何，便也不说什么。秋谷当下便请了王小屏来，和他说了，要请他暂时代理。王小屏也无可不可的，点头应允。

秋谷把书局里头的东西当着王小屏交代一会，交代得清清楚楚。那辛修甫和王小屏等一班朋友，大家都要设席饯行。一连吃了几天花酒，恰恰到了四月二十六的那一天，招商局的安平轮船开往天津，秋谷便定了安平船上的一间官舱。未免也要回去把行李收拾收拾。他那位夫人和陈文仙见秋谷平空的要出起门来，少年夫妇，恩爱非常，心上自然很有些儿不乐。却又不便阻挡他，叫他不许去，未免有许多牵衣执手的离情，珍重叮咛的别绪。秋谷平日的胸襟虽是十分阔大，到了这个挥泪临歧的时候，不因不由得也觉得神采黯然，一言不发。没奈何，走上楼去告辞了太夫人。太夫人吩咐了一番说话，无非是叫他沿途保重的意思。秋谷也嘱咐了他夫人和陈文仙几句话儿，叫她们小心门户，善事高堂。说罢，头也不回的一直走出门去。他夫人和陈文仙两个人，手挽手跟在秋谷的后面，一直送到门首。文仙只说得一声“你在路上没有人照应，须要自家保重些

儿”，文仙口中说着，不觉一股酸气一直透到鼻尖，那说话的声音已经岔了，几乎流下泪来。秋谷听了，回转身来，看着她们两个人的脸，要想说几句安慰她们的话儿，觉得心上千头万绪的，不知从哪一句说起。定了一定神，方才说道：“你们不必挂念，我此去多则半年，少则三个月，一定要回来的”文仙听了，忍着泪点一点头。他夫人也对他说了几句一路保重的话儿。秋谷便挥手叫她们进去，他夫人和文仙不肯，立在门外，一直眼睁睁的看着秋谷上了马车，风驰云卷的去了，方才同着进去。

当下章秋谷坐着马车，一直到久安里陆丽娟院中。走进房间，辛修甫和王小屏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。原来秋谷为着大家和他饯行，今天也在陆丽娟院中吃个双台，算个留别的意思。陆丽娟听得章秋谷要到天津去，心上自然不愿意，未免也有些长亭惜别，南浦牵衣的情态。秋谷也密密切切的安慰了她一番。陆丽娟总觉得有些恹恹闷闷的，在席上勉强应酬，提不起兴趣来。

直至到了秋谷临行的时候，陆丽娟同着辛修甫等一班朋友都送到船上来。辛修甫等略略的坐了一会，便起身走了，只有陆丽娟坐着不走，咕咕啾啾的嘱咐了许多话儿。软语缠绵，深情宛转；惆怅擅奴之别，凄凉梦尾之歌。两个人谈了一会，不知不觉的已是五更鸡唱。秋谷带去的那个家人叫做刘升的走进来回道：“这个时候差不多将要开船，送行的人请上岸去罢。”陆丽娟听了，立起身来要走，秋谷同着她一直走上船面甲板。两个人倚着栏杆又说了几句话儿。丽娟走了两步，又回过身来对秋谷说道：“倪搭耐讲格闲话，耐记好仔，勿要忘记脱。出门格辰光勿浪屋里向，一塌刮仔格事体自家当心点，勿要宝梗马马虎虎。阿晓得出门人除脱仔自家当心，再有啥人来照应

耐呀？耐就是带仔当差格去末，俚也勿肯搭耐当心碗。糟塌仔自家格身体，啥犯着呀？”秋谷听了丽娟这一番说话，不觉暗暗点头。正是：

一声珍重，魂销南浦之歌，十里长亭，肠断京华之路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文交代。

秋谷告别了丽娟，独自一人，缓缓而行。一路上，秋谷心中思绪万千，想起丽娟的种种好处，想起丽娟的种种坏处，想起丽娟的种种好处，想起丽娟的种种坏处。

秋谷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，来到了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

秋谷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，来到了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

秋谷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，来到了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

秋谷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，来到了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

秋谷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，来到了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

秋谷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，来到了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

秋谷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，来到了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

秋谷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，来到了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这个地方，秋谷从来没有来过。

第142回 出吴淞离怀随逝水 走津沽壮志破长风

且说章秋谷听了陆丽娟那一番嘱咐叮咛的说话，觉得深深款款，无限柔情，未免心上也有些儿感动，不由的暗暗点头。陆丽娟一面说着，眉头一皱，那一双俊眼水汪汪的含着一泡珠泪，看着秋谷的脸儿，一步一回头的依依不舍。秋谷也看着陆丽娟，两个人脉脉含情。停了一会，秋谷忽然笑道：“你这个样儿倒也装得十分相象，果然名下无虚。”陆丽娟忽然听得秋谷说出这两句话来，真是出于意外，一时间倒呆了一呆，方才皱着眉头道：“阿是倪格闲话才是假格？耐格人阿有良心？说笑话未也勿是宝梗说法格哋。”秋谷笑道：“你就是假的，我心上也很喜欢，又何必一定要这般辩白？”陆丽娟听了，恨得把金莲一顿道：“耐格良心到仔陆里去哉？说出格号闲话来，阿要作孽！”秋谷听了，一面笑着，一面走过来握着丽娟的手道：“就算你是真的，算我的不是如何？”说着，又附着陆丽娟的耳朵说了几句不知什么的话儿。丽娟不觉微微一笑，故意嗔道：“耐格人未，直头少有出见格。”秋谷笑道：“时候还早得很，回去再坐一会也不要紧。难道怕他真个把你带上天津去么？”丽娟瞅了秋谷一眼道：“倪勿要，倪要去哉。”秋谷点一点头道：“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况且你一夜没有睡觉，还是早些回去休息休息罢。”

丽娟听了，眼圈儿一红，低低的说了一声“一路顺风”便转头去，也不再说，急急的上了跳板，走到岸上，回过头来，对着秋谷打一个手势。秋谷倚着栏杆，也向她挥一挥手。陆丽娟一步懒一步的坐上马车，一径回到久安里去。秋谷直望着陆丽娟的马车去得远了，方才懒懒的回到官舱，没精打彩的睡了。

这一睡直睡到差不多十二点钟方才睡醒，轮船早已开行。秋谷起来洗了个脸，饭也不吃，便一个人走上甲板来，浪静风平，海天如镜，波涛无际，极目苍茫。只有许多海燕跟在轮船后面，前后左右的四围飞舞。远远的望见几点黑影，隐隐的露出帆墙，原来都是那浮海的沙船，在那浪花里面一上一下，一高一低的乱滚。真个是神山一般，白浪千寻，潮来则天地皆青，风起而蛟人欲泣。秋谷立在船面上举头四望，心旷神怡，更兼一阵阵的海风劈面吹来，拂袖动裙，更觉头目豁然，形神俱适。看了一会，便回到官舱坐了。闷闷的没有事情，便在纲篮里面拿出几本小说来，歪在榻上，看了一会，不觉又朦胧睡去了。直到刘升来吃晚饭时方才起来，走到外面广厅，杂着众人坐下。

原来轮船上的规则，官舱客人吃起饭来，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的。肴饌十分精致。秋谷随便吃些，又走出官舱到甲板上来闲眺。只见有两个二十上下的少年，都是天津口音，两个人站在一起，谈得甚是热闹。秋谷见了，便慢慢的走近他们身旁，侧耳倾听，要听他们在那里谈些什么。只听得那少年长叹一声道：“我们中国人的事情，都是自己弄坏的！即如招商局初开的时候，搭客的价目原分主仆两等，当差的只收半价。那知到了后来，就有那班打小算盘的人出来有心弄巧。明明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搭客，他都贪图便宜，算做一主一仆。甚至同伴四五个人，他却算做一主三仆或者一主四仆。后来给招商局里头的人

知道了，索性删除了这条规例。搭客不论主仆，一律收取全价。他们那班人到了这个时候，大家都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无可奈何。你想我们中国的人都是这般卑鄙龌龊的性格，那里还有什么顾全公益的胸襟，组织团体的观念？这样的小事尚且如此，大事可知。我们中国前途的希望也就可想而知的了！”那个少年听了也叹一口气道：“以前李鸿章到美国去的时候，住在一家客店里头。那客店的头等客房一天要一百五十元美金，合起墨西哥银币来，差不多要三百几十块钱。李鸿章嫌他价钱太贵，就住了二等房间，参随人等都是住的三等。一班美国人都讥笑他的吝啬。我们中国头等的人物倒去住他们美国的三等房间，你想想李鸿章这样的富豪，那般的声望，尚且要这般的贪小利，打算盘，不顾国家的体统，别人更不必说了。你又何必还去责备他们呢？”秋谷听了他们两个的一番说话，觉得这样的一番议论，不是寻常的人讲得出来的，更兼看着那两个少年的样儿，也是目清眉秀，气度不俗，便想和他们做个萍水相逢的朋友，不由的对着那两个少年把手一拱道：“方才听着你们两位的高论，果然抱负非常。请教你们两位贵姓大名？不知你们两位肯赐教不肯赐教？”

那两个少年蓦然见秋谷走近身来和他们讲话，出其不意，不觉倒吃了一惊，及至抬起头来看时，只见立在面前的也是一个二十上下的少年，却生得粉面朱唇，蜂腰猿臂，长眉入鬓，凤目含威，亭亭天表之姿，濯濯灵和之柳。从来名士相怜，倾城互惜。那两个少年见了秋谷这般仪表，不觉都自惭形秽起来。那个年纪大些的少年连忙拱手含笑，通了姓名。原来两个都是天津县人，住在天津城内。一个年纪大些的姓姚，叫姚小峰；一个年纪小些的姓傅，叫傅仲骏，是天津县里头两家著名的绅

士。却又都是少年好学，声望不凡，腹有经纶；胸多块垒。在天津地方，很有些儿名望。当下傅仲骏和姚小峰也问了秋谷的姓名。略略的谈了几句，大家都觉得十分合式。秋谷便把他们邀进官舱坐下，彼此高谈阔论起来。从此之后，章秋谷和傅、姚两个成了朋友，芝兰结契，金石论交，一路上谈谈说说，倒也并不寂寞。

不一日，轮船早到天津。原来轮船到了大沽口，还要曲曲折折的弯进七十二沽，方才到得紫竹林租界。春夏两季，大沽口内水深，轮船可以直抵紫竹林租界。到了秋冬两季，口内水浅，轮船不能进去，就只好停在大沽口外面。一班搭客都另趁小火轮登岸，很有些儿不便。刚刚这个时候，夏令水深，轮船可以进去。在大沽口外停泊了一夜，到了明天，慢慢的鼓轮进去。走了半日，方才到了码头。早有金观察接了秋谷的电报，知道他坐的安平，便派了一乘四人大轿，四名差弁、两个家人，到码头上来迎接。章秋谷便把刘升留在船上，叫他押着行李慢慢的来。秋谷坐上轿子，一直到东门内卢家胡同金观察公馆里头。

秋谷刚刚出轿，早见金观察呵呵大笑的直走出来，一把拉住了秋谷道：“我算记你应该到了。”秋谷笑吟吟的抢步上前，执手招呼。两个人手挽手儿的走到厅上。秋谷为着金观察是长亲，对着他不得不行个全礼，便对着金观察屈一屈膝。早被金观察一把拉了起来，大笑道：“我们至亲，还闹这些过节儿么？”秋谷又请金观察的夫人出来拜见过了。金观察便把秋谷邀到内书房内坐下，谈了一会。早不觉红日沉西，暮烟四合。金观察对着秋谷笑道：“你今天初到，我要和你接风。久仰你是个粉阵花围的老手，今天就请你到一个地方去见识见识何如？虽然你是在上海玩惯的人，也要叫你看看这里的风景。”秋谷听

了，自然答应。

一会儿，金观察备了两乘轿子，同着秋谷到侯家后宝华班来。原来天津地方的侯家后，就像上海的四马路一般，无数的窑子都聚在侯家后一处地方。更兼天津地方的嫖场规则和上海大不相同：上海地方把妓女叫做倌人，天津却把妓女叫做姑娘，上海的妓院叫做堂子，天津却把妓院叫做窑子。窑子里头又分出许多名目，都叫做什么班什么班，就如那优人唱戏的班子一般。班子里头的姑娘都是北边的人，就叫做北班，班子里头都是南边人的，就叫做南班。南班和北班比较起来，又是大同小异。到北班里头打个茶围，要两块钱，到南班去打茶围的却只消一块钱。那怕你一天去上十趟，打上十个茶围，就要十次茶围的钱，一个都不能短少。南班里头吃酒碰和都是十六块钱。住夜是六块钱，北班里头的碰和也是十六块钱，吃酒却要二十二块钱，住夜是五两银子。叫局不论南班北班，都是五块钱。请倌人出局只要三块钱，若是没有去过的生客走进窑子里头去，合班的姑娘要出来见客，凭着客人自己拣择。拣中了那个姑娘，就到他房间里头去打茶围。万一那个客人眼界甚高，一个都拣不中，尘土不沾，立起身来便走，也不要花一个大钱。住夜的客人不必定要碰和吃酒，碰和吃酒的客人也不必定要住夜。住一夜是一夜的钱，住十夜是十夜的钱，很有些像那上海么二堂子里头的规矩。这些事情，在下做书的既然做到这里，不得不把天津妓院里头的规矩细细的演说一番，好叫看官们看了在下的这部小说，心上有个头绪，不至于看到紧要的地方，茫然不解，漠然不知，就知道在下的这番演说不是赘瘤之谈了。

闲话休提，只说章秋谷同着金观察到了侯家后宝华班内。

金观察领着章秋谷走到一个房间里头坐下。秋谷举目看时，见房间里头的陈设也和上海差不多：墙壁上挂着许多的单条字画；正中向外放着一架红木床，挂着熟罗帐子；两旁也摆着两口红木衣橱。秋谷看了一会，早见门帘一起，一个十七八岁的淡妆女子走了进来。正是：南都石黛，偏开上苑之花；北地胭脂，重入唐宫之选。——不知以后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43 回 金观察夜走宝华班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

却说金观察同着章秋谷到侯家后宝华班，走进一间房内坐下。不多一刻，早见一个十七八岁的淡妆女子款款走了进来，轻启朱唇，对着金观察叫了一声“金大人”，回转头来，向着秋谷一笑，口中问道：“格位老爷贵姓？”金观察便对她说道：“这位老爷姓章，今天从上海到的。”又指着那女子的脸对秋谷道：“这个就是我招呼的，名叫金兰。你看怎么样？”原来北边班子里头的规例，客人做了姑娘，就说某老爷招呼某姑娘。大家都是这般说法，没有什么做与不做的，和上海的名目不同。

只说章秋谷听了金观察的话，便抬起头来细细的把金兰打量一番。只见她身上穿着一身白罗衣裤，下面穿着一双湖色挑绣弓鞋，头上挽着一个时新宝髻，刷着一圈二寸多长的刘海发，戴一枝翡翠押发。那一身的装饰，和上海的样儿也差不多。再往脸上看时，只见她脂粉不施，铅华不御，两道淡淡的蛾眉，一双盈盈的杏眼，虽然没有十分姿态，却也生得轻盈柔媚，尽楚动人。说起话来，一口的上海白，不像苏州人的口音。秋谷看了，点一点头，对金观察道：“老表伯的眼力着实厉害。这个贵相知生得果然不错。”金观察听了心上甚是得意，拈着几根胡子，哈哈的笑道：“你不要作违心之论，有意面谀。你们在上

海玩惯的人，哪里看得上这般人物！”秋谷也笑道：“那倒不是这般讲法。上海的信人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好的，天津的信人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坏的。记得几年之前，小侄到过天津一次，见过几个信人，色艺都很不错。可惜如今都不知到那里去了。就是上海那几个有名的红信人林黛玉、张书玉、顾兰荪等，也都到天津做过生意。”说着时，只见金兰一个转身，手内托着两个瓜子碟子，一碟西瓜子，一碟北瓜子，走近身旁，来敬秋谷。秋谷随意拈些。金兰便把两个碟子放在桌上。金观察笑道：“你这个东西，怎么只敬章老爷，不来敬我？难道我不是客人么？”金兰听了，也笑道：“金大人末总是宝梗。咦要来瞎板差头哉？”金观察听了一笑，也不言语。

停了一停，勿听得房门外一阵的脚步声音，一步步走进房来。秋谷举目看时，只见一顺的早进来了三个女子，一色的都穿着竹布衫裤，说话的声气好像是镇江扬州一带的口音。眉目口鼻都生得不大平正，脸上却搽着许多脂粉。走进房来，各叫了一声“金大人”，便都一屁股坐下。秋谷看了一眼，便别过头去不看他。金观察忽然向秋谷道：“我倒忘了一件事儿。你初到这里，没有相好，就在这里的信人里面拣选一个何如？”秋谷听了点头应允。金观察便对金兰道：“快叫她们出来见客。金兰答应一声，走出房去。只听得房外高叫一声“见客”，金兰便翻身走了进来。霎时，笑语喧哗，花枝招展，七长八短的走进十数个女子来。也有大的，也有小的，也有妍的，也有媿的，拥拥挤挤的，都挤在一间房内。有的打情骂俏，有的弄眼丢眉，有的咕咕咯咯的笑作一团，有的动手动脚的玩作一块。一个个徘徊顾影，卖弄风情。秋谷细细的一个一个看过来，觉得不是有些俗眼俗眉，便是有些土头土脑，没什么出类拔萃的在里头。

只有一个最后进来的信人，年纪约有十八九岁，穿着一件玄色铁线纱夹袄，湖色春纱裤子，一双四寸金莲，着一双宝蓝平金弓鞋，头上只挽一个懒妆髻，没有一些首饰，越衬得明眸皓齿，玉面朱唇，月挂双眉，霞蒸雨靥。虽然比不上陈文仙的那般清丽、陆丽娟的那样风华，却也姿态娇娆，丰神婉媚。秋谷看了她一眼，便指着她问金观察道：“这叫什么名字？”金观察拍手笑道：“果然你的眼力不差！她叫云兰，也是从上海新到的。是这个宝华班里翘楚，如今却被你选中了。”秋谷听了，便走过去一把握着云兰的纤手，细细的看了一会。云兰被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来，瞟了秋谷一眼道：“做啥呀？慢慢里看末哉呀？”秋谷微微一笑，把手一松。云兰对着秋谷飞个眼色，回过身来，低低的叫一声“上碟子”。早听得外面答应一声，递进两个瓜子碟来。云兰接在手内，先敬观察，后敬秋谷，却对着秋谷低鬟一笑。秋谷便拉着她，叫她坐下，一长一短的和她讲话。那一班落弟的信人，起先进来的时候，看着秋谷这样翩翩年少，跌宕多姿，大家都觉得有些心动，眉迎目送，脉脉含情。如今见他选中了云兰，大家都知道自家没份，又羞又妒，一哄的都走出来。

金观察见她们走了，心中大喜，和金兰坐在一处，密密切切的讲话。讲了一会，金观察便叫金兰预备摆酒。取过请客的纸片，写了几张客票。忽然抬起头来，见秋谷和云兰并肩执手的坐在那里，低低的不知在那里讲些什么，讲得正是热闹。金观察不觉大笑道：“难怪别人都说你喜欢在女人身上用功，今天你们两个人第一次相见，就有这许多说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云兰听了，脸上一红，立起身来道：“耐勿要来浪搭倪瞎三话四，倪规规矩矩讲两声闲话，也无啥希奇哋。”金观察哈哈笑道：“本来没有什么希奇，我不过这样的说一声罢了，你又何必